

【学界往事】

□刘亚伟

大师抄墙报

当年插队时我和蒋维崧先生合办的那期“一打三反”大批判墙报,从当下蒋老先生书法作品的市价角度看,可能是一期世上最昂贵、最奢华的墙报。

1970年夏,当时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,将山东大学一分为三,其中,政治、中文、外文、历史四系南迁曲阜,与曲阜师范学院合并,改称山东大学。这件事发生时,我正在故乡曲阜的一个村子插队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,拉车、打农药、挖肥、刨地、锄草……17岁的我,身子虽还单薄,每天却干着整劳力的农活。

那个村子离县城很近,县城西郊的曲阜师范学院(曲阜师范大学前身)就在村南1000多米处。傍晚收了工,坐在村南头场院里乘凉,隔着中间正在灌浆的麦田,能看到曲师院那片高楼和闪烁的灯火。对于当时的我,那是一个遥远得像梦一样的所在。

临近麦收,大田由绿变黄,一天一个颜色,村里火药味浓起来,那时麦收季节叫做“三夏战役”,随着“抓革命促生产,坚决打好三夏这一仗”“革命加拼命,誓死夺取一打三反和三夏战役的双丰收”之类的标语贴上墙壁,人们开始磨镰刀、浸泡草腰(一种用庄稼秸秆编结的草绳,用来捆扎割倒的麦子)、检修机器、车辆。

这当儿,我接受了一个“光荣的政治任务”:“办一期墙报,一打三反,内容报纸上都有,你看着编编就行。”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给我布置任务。

我庆幸自己可以躲上几天大太阳暴晒了,于是把磨好的镰刀放到一边,骑车去县城买来有光纸、墨汁、毛笔、排笔、广告颜料,就在大队部会议室干起来。

一天,大队副支书领来一位清瘦儒雅、衣着简朴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老先生,介绍给我:“这是山东大学的蒋老师,山大革命师生来咱村支援三夏,村里和学校领导研究,让蒋老师来帮你抓革命、抄墙报。”我说:“好呀,欢迎欢迎,我正忙不过来呢,这下可好啦。”就把要抄写的毛主席语录、报纸社论,还有我拼凑的联系实际的批判文章交给蒋老师,自己忙着去画报头和插图。过了一会儿,

无意中转头一看,蒋老师写字真快,一会儿工夫已经快写满一张纸了。我的目光被纸上清秀俊逸的字吸引住了,无法离开,我惊呼道:“蒋老师,你的字太漂亮了!”

接下来的几天,我常常忍不住停下手上的事,站在蒋老师身后,欣赏他的书写。我发现,那只普通的毛笔到了蒋老师手中,就像是有了灵性,写出来的字也都是活的,我曾经以为自己写的字很好看,村里挑我办墙报也是这个原因,现在回头看自己写的字,真的成一堆干草棒子了。

那时的我哪里懂得什么书法,只是本能的爱美之心,让我对这位写得一手漂亮毛笔字的老先生肃然起敬。我请蒋先生为我写几幅毛主席诗词,先生欣然答应,于是我把抄墙报的有光纸一裁为二,铺在蒋老师面前,蒋老师一边用双手把纸抚平,一边扭头问我:“写哪首?”我说:“就写《沁园春·雪》吧。”蒋老师略一沉吟,大概是计算字数,接着把纸折出几条浅浅的竖格,然后提笔蘸好墨汁,说:“你念,我写。”诗词是早已背熟了的,我诵道:“北国风光,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……”只见蒋老师微微俯身,提气悬腕,笔走龙蛇,我刚读完,蒋先生业已录完,把笔轻轻放下,笑吟吟地对我说:“好了,拿去吧。”面对这幅生花妙品,我哪有能力品评?只喃喃道:“好,太好了,比印的还好!”

接下来的几天,我每天都会请求蒋先生写几首毛主席诗词,每次先生都慷慨允诺,从不拒绝,到那期墙报完成时,几乎把当时公开发表的毛主席诗词都写了一遍。

1972年底我应征入伍,我把蒋先生为我写的毛主席诗词卷成一个纸卷,外面再用好几层报纸仔细包裹好,交给母亲保管。1978年我退伍回家,问母亲要那个纸卷。母亲说:“知道你珍惜,给你保管得好好的呢。”我得知,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,家里人住进临时搭建的防震棚时,母亲特地把那



蒋维崧先生旧照

我等有幸,能够工作生活在泉城,于喧嚣市井之中,时常以泉水清音为背景、为依托,以悦听,以清心。

中秋假期,照例“回家看看”,并和家人一起游览了东平湖上的水浒影视基地,断金亭之上是聚义厅,聚义厅之上是忠义堂,梁山一百单八将的“座位”赫然在列。聚义厅门口,一老者在弹古筝,先一曲《花好月圆》,后一曲《高山流水》,再一曲《貂蝉拜月》,音韵悠扬,味道醇厚,奏完之后老者还讲解故事情节:伯牙和子期是仁兄弟,毛主席当年也称赞貂蝉是女英雄。晚上回村,难得在老家住上一夜,躺在真正的木板床上,聆听窗外秋虫唧唧,凉意与睡意渐浓。

【悠悠我心】

聆听天籁

□王金龙

夜半时分,鸡鸣声声,此呼彼应,宛若合唱,让我在半梦半醒之间乐享这份迥异于车声市声的天籁。

蝉鸣也是一种天籁。曾在一个盛夏周末去章丘莲华山的胜水禅寺,一个水库边上的山中古寺。下得车来,满耳充盈的,仿佛千万只蝉儿的齐鸣,热烈、亢奋、执着,声音铺天盖地,把眼中所见美景的风头也给抢去了。在寺中行走时间长了,眼睛能够“看见”风景了,蝉鸣才渐渐“变”成背景音乐,这时才品味到古人写诗“蝉噪林愈静,鸟鸣山更幽”,是何种淡定的心情。夜宿古寺,蝉声停歇,夜黑如墨,偶有鸟鸣啾啾,世界一片静寂。一觉醒来,蝉鸣渐起,便知新的一天开始。

还曾在秋日的午间,于工作的间歇,步行去单位附近的济南黑虎泉群,聆听各种各样的泉水之声,也是一种天籁。自白石桥起,西行,白石泉与玛瑙泉隔河相望,两泉一圆一方,白石泉如一面明镜,泉水从“镜”边的石缝中溢出,似在为对面的玛瑙泉声伴奏。玛瑙泉深而清幽,泉池之水从三个方向溢出,与护城河有半米的落差,水声便“哗啦啦”,有些激昂。移步西行,便是主泉黑虎泉,三只虎头口中泉水汹涌,水声低沉,霸气十足。流经庞大泉池,一齐冲进护城河时,阵势稍有收敛,但水声依然从容不迫,想必会征服天南地北的每一位观光客。往西过琵琶桥,南岸便是琵琶泉,也许是取水的人多,也许是地势使然,泉池的周边石板永远是湿漉漉的,有些许“清泉石上流”的味道。该泉池底常年有串串水泡冒出,于水面破裂,咝咝作响,声若琵琶,故而得名。泉池北向护城河,泉水流经北口八块石板,形成八股水流,乒乒乓乓跌落半米之下的大石面,汇成一个巨大的水面,一齐涌向护城河中那些金顶红栏的画舫。那成排画舫停靠之处西边不远的护城河心,便高耸着一个河中之泉——五莲泉。水面依然如镜,静美得让人心醉。泉水如丝帛般向四周弯曲而下,只在与河水接触处形成雪白水花,传出淙淙之声。

这庞大的黑虎泉群,形成泉水的奏鸣,即便离开它已经远远一段距离,耳朵里仍是这些天籁之声。我等有幸,能够工作生活在泉城,于喧嚣市井之中,时常以泉水清音为背景、为依托,以悦听,以清心。

(本文作者为大众日报高级编辑)

【人生随想】

□肖复兴

赛什腾的月亮

如今,“文艺青年”像一个贬义词了,其实,真正成为一个文艺青年并不容易,除了具有文艺气质之外,更需要一颗对生活和对文学的真正的赤子之心。

赛什腾山应该算是昆仑山的余脉,那时候,在青海石油局的冷湖四号老基地,从哪个井队的位置上都可以望到它。望着它,觉得很近,却是望山跑死马,跑到山脚下,至少要花上半天的时间。

那时候,是指1968年。这一年,北京的初三学生甘京生和一批北京的中学生来到冷湖,成了石油工人。那时候,他还不到十八岁。就在那一年的中秋节,井队放假,他和几个同学约好,一大早就从四号老基地出发,往那座已经望了大半年的赛什腾山走去。那座每天都会映入眼帘的赛什腾山,在柴达木明亮得有些刺眼的阳光照射下,有时候会如海市蜃楼一般缥缈,让甘京生对它充满无数的想象。甘京生喜欢幻想,或许这是他从小时候就养成的习惯,他喜欢独自一人望着天空或树林或校园里的篮球架遐想联翩。大概和他喜欢读文学书籍有关,那些书让他常常禁不住心旌摇荡、天马行空。

否则,他不会和同学约好向那座秃山走去。去之前,师傅就对他说过:那山上什么也没有,从来就没有人爬上去过,你去那儿干嘛?他还是执意去了,累了一身的大汗,走了整整一个上午,下午一

点多的时候才走到山脚边,吃了点东西继续爬,下午四点多的时候,终于爬到山顶了。山上除了有些芨芨草和星星点点的黄色的野花,真的什么都没有,都是一些裸露的灰色石头,仿佛月球的表面,显得那样的荒寂。

但是,甘京生很兴奋,他管这些小黄花叫赛什腾花,就像老一辈石油人找到了石油,把山下那一片井架林立的地方命名为冷湖一样。青春年少能够燃烧激情和幻想,让平凡琐碎的日子焕发出光彩。中秋节的天气在柴达木盆地已经冷了,天黑得也早了。爬上山没有多久,天色就渐渐暗了下来,秋风一吹,有些萧瑟且沁凉如水的感觉。同学们都说赶紧下山吧,天再黑下来,下山的路就不好找了。他却坚持要等到月亮出来,好不容易来一趟赛什腾山,又赶上中秋节,没看到月亮怎么行?他对同学说。同学只好陪他一起看月亮。

那是甘京生第一次在赛什腾山看到月亮,那赛什腾的月亮,令他一生难忘。他能说出赛什腾的月亮和北京的月亮有什么不一样吗?他说不清楚,只觉得天远地阔,四周一片荒凉,月亮却和北京城里一样,那样浑圆明亮地照在

求。

甘京生难得,因为他并不只是在十八岁那一年心血来潮爬了一次赛什腾山,看了一次赛什腾的月亮。从那一年开始,每年中秋节他都会爬一次赛什腾山,看一次赛什腾的月亮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他调到冷湖石油局中学里当语文老师兼班主任。他开始带着他班上的学生,每年中秋节爬赛什腾山,看赛什腾的月亮。那些生在柴达木、长在柴达木、从未出过柴达木的孩子,从来没有特别注意过中秋节的月亮,更没有爬上赛什腾山看月亮的习惯。甘京生当了他们的老师之后,赛什腾的月亮成了他们日记和作文中的内容,成了他们学生时代最美好而难忘的回忆。他让这些孩子看到了虽旷远荒寂却属于柴达木自己的独特的美。

甘京生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。他是因病去世的,他走得太早。如今,他教过的第一批由他带领爬赛什腾山看月亮的学生,已经四十多岁,他们的孩子到了读中学的年龄。不知道还会有一位老师带他们爬赛什腾山看月亮?

(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)